

《呼蘭河傳》作品中體現的地域文化研究

—— 以地方語言和地域風俗為中心

金順錦*

目 录

- 一、引言
- 二、鄉土作品《呼蘭河傳》誕生的起因
- 三、分析《呼蘭河傳》作品中體現的地域文化
- 四、地域文化對蕭紅創作《呼蘭河傳》所起的效果
- 五、結語

一、引言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文章壇上，東北作家群里杰出的女作家蕭紅¹⁾以獨特的“蕭紅式”筆調創作了含鄉土氣息的作品。她用淳樸地道的北方方言和風俗，來表現北方色彩濃厚的家鄉生活變遷。因為蕭紅從小生長在呼蘭，常常與家鄉

* 漢陽大學院中語中文系博士生

1) 蕭紅(1911-1942)原名張乃瑩，中國近現代女作家，“民國四大才女”之一，被譽為“30年代文學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喪母。1927年，蕭紅進入哈爾濱市第一中學，吸收許多新文化、新思想，1930年，反抗封建婚姻离家出走，1932年，在她處於危難之際，結識了蕭軍，不久，他們進入東北作家群創作的行列，正式邁進了文學創作之路，并共同創作了《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等作品。1938年，与蕭軍整理婚姻關系后，在寂寞中默默地發表了《感情的破碎》，《商市街》，《家族以外的人》，《王四的故事》，《永久的憧憬与追求》等大量懷鄉作品。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發表了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1942年1月22日，蕭紅与世長辭，享年31歲。

的呼蘭人相接觸，所以對他們的生活很熟悉，很透徹，就很自然地把当地人常用的方言和風俗遷移到作品來。這樣的特点在她的晚年作品《呼蘭河傳》²⁾里尤其明顯。蕭紅沒有尋求豪華美麗的文詞，也沒有用過优美柔和的抒情，可是讀她的《呼蘭河傳》作品越讀越有滋味，越看越愛不釋手。這是因為《呼蘭河傳》里有一種真實的生活感受，讓人們感覺到像回到家鄉一樣的溫暖感。蕭紅含地域色彩的傾向不是把作品划為地方境界，也不是要求一定要帶民俗性的語言和風俗，而是為了突出家鄉的地方色彩，這種“蕭紅式”寫法方法，對現代鄉土文學的更新起重要作用。至今以來，關於研究《呼蘭河傳》作品的有：柴俊麗的『論蕭紅的小說《呼蘭河傳》』³⁾；周錦的『論《呼蘭河傳》』⁴⁾；党永芬、阿進泉的『不拘格套獨抒性靈—論蕭紅小說的文体風格』⁵⁾；鄭來的『《呼蘭河傳》在回望中抒寫生命的本真』⁶⁾；陳瑤的『《呼蘭河傳》胡家大媳婦人物形象分析』⁷⁾；李明茲的『何人繪得蕭紅影，望斷青天一縷霞—談蕭紅與呼蘭河傳』⁸⁾；包天亮的『論蕭紅小說《呼蘭河傳》中的民俗描寫』⁹⁾等作品。這些作品都以地域文化的表面現象作為研究範圍，而很少接近於地域文化的本質概念去研究。因此本文從呼蘭的地域性概念出發，針對呼蘭的地域文化實質，探討《呼蘭河傳》里体现出

- 2) 《呼蘭河傳》是蕭紅后期代表作，也是一部杰出的現代鄉土小說。于1940年寫於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小說共分7章，前有后有尾聲，著名文學巨匠茅盾作序。通過追憶家鄉的各種人物和生活畫面，表達出作者對於舊中國的扭曲人性損害人格的社會現實的否定。講述了作者的童年故事。茅盾曾評價她的藝術成就：“它是一篇敘事詩，一片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
- 3) 柴俊麗，『論蕭紅的小說《呼蘭河傳》』，北京化工大學文法院社科部，唐山學院報 第19卷第2期 2006年六月。
- 4) 周錦，『論《呼蘭河傳》』，成文出版社，中華民國 69年7月。
- 5) 党永芬、阿進泉，『不拘格套獨抒性靈—論蕭紅小說的文体風格』，青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第1期。
- 6) 鄭來，『《呼蘭河傳》在回望中抒寫生命的本真』，平頂山學院，語言學刊(高教版)，2006年第5期。
- 7) 陳瑤，『《呼蘭河傳》胡家大媳婦人物形象分析』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出版，2015年8月。
- 8) 李明茲，『何人繪得蕭紅影，望斷青天一縷霞—談蕭紅與呼蘭河傳』，台灣中山女高圖書館，2000年五月。
- 9) 包天亮，『論蕭紅小說《呼蘭河傳》中的民俗描寫』，安徽文學(下半月)，2006年11期。

來的地域特色，並將按以下三个方面研究，第一，介紹鄉土作品《呼蘭河傳》誕生的起因；第二，分析《呼蘭河傳》作品中體現的地域文化；第三，闡述地域文化對蕭紅創作《呼蘭河傳》所起的效果及其影響。下面具体分析《呼蘭河傳》里體現出來的地域文化。

二、鄉土作品《呼蘭河傳》誕生的起因

一) 東北作家群與創作《呼蘭河傳》的關係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在北中國土地上爆發的“九一八”事變給北方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一群年輕的東北作家帶着強烈的民族意識，不約而同地崛起了救國救民的抗日文學，他們爲了掩飾政治功利的色彩，故意採用濃郁的地域文化來描述北方人民剛直、豪放的民族魂。他們用文學表達渴望回到溫馨的故鄉之土，從中寄托早日光復國土的願望。這個時期，蕭紅先后與東北作家群的著名作者蕭軍¹⁰⁾和端木蕻良¹¹⁾結成伴侶，加入到東北作家群里，共同攜手，創作了許多含東北特色的鄉土作品。特別是端木蕻良的懷鄉寫法對蕭紅創作鄉土作品影響及大。比如端木蕻良筆調細緻的寫法、愛與憎交織的思想基調、使用濃郁的風土人情和方言等等，都被蕭紅所吸收，並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渲染出更加強烈的地方色彩。她的代表性作品就是《呼蘭河傳》，在此作品中，蕭紅把地域文化提升到人類的價值觀和審美觀，把人文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得到再

10) 蕭軍(1907~1988)，原名劉鴻霖，1907年7月3日出生於遼寧省錦州市義縣沈家台鎮下碾盤溝村(現錦州市凌海所屬大碾鄉)，原名劉鴻霖。與蕭紅同居六年，他的名字與“蕭紅”相配，合起來是“小小紅軍”的意思。1934年10月創作了著名的《八月的鄉村》。從此，他與蕭紅成爲“東北作家群”的著名代表。

11) 端木蕻良(1912年9月25日—1996年10月5日)，原名曹漢文，遼寧省昌圖縣人，南開中學畢業、清華大學肄業，曾與蕭紅有過同居，是東北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他的《鴛鴦湖的憂鬱》就是典型的代表作。

一次的自然契合，形成了獨特而完美的“蕭紅式”鄉土作品。可見，蕭紅重視審美觀和價值觀，用形形色色的地方色彩舒展民情風俗是很有文學意義的，她的鄉土作品《呼蘭河傳》早已超越了東北作家群的藝術境界。

二) 魯迅與創作《呼蘭河傳》的關係

在現代中國文壇上，鄉土文學的出現溯源于魯迅在一九二一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故鄉》作品起，它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用真實的寫實手法，揭示了當時愚昧、麻木的國民性。一批批年輕的文學青年踊躍模仿着魯迅的寫法，並逐漸形成了含鄉土氣息的現代鄉土文學。當時蕭紅也是一個很啟蒙的文學少女，魯迅的啟蒙思想和寫實性手法，漸漸滲透了蕭紅的創作里。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被輪陷，蕭紅和蕭軍一起避難到上海，魯迅親自邀請她和蕭軍吃飯，於是他們之間的交流更密切，從此魯迅成為蕭紅的文學創作導師，影響了她一生的文學生涯。她的代表作《呼蘭河傳》，繼承和發展了魯迅的現代鄉土文化概念，並以此發揚光大創造了以她為特色的“蕭紅式”鄉土作品。魯迅的《故鄉》與蕭紅的《呼蘭河傳》做比較，他們所提出的題材都是鄉土故鄉，所共鳴的呼喚都是揭示當時腐敗、愚昧的民間文化，而不同的一面就是蕭紅含有一種獨特的個人抒情部分。《呼蘭河傳》不僅在審美追求上，情節的淡化及地方味濃，都是她作品的主要特色。她的筆下是以隨手拈來的生活材料，細膩譜寫。在細瑣的內容描繪里穿插着土俗的地方俗語和地域風俗，非以戲劇高潮取勝，而自呈現自然美感。這種用體驗寫實的寫作方法促進了新的鄉土小說界，促進了魯迅的新時期鄉土文學，更新了新的文學藝術境界。

三、分析《呼蘭河傳》作品中體現的地域文化

本文把《呼蘭河傳》作品中體現的地域文化，用地方語言和地方風俗做了

具体的分析。并按這兩個方面，進行舉例說明，分析了它們的內涵概念，從中探討了呼蘭地區的地域文化。

一) 使用呼蘭地區土俗方言突出地域文化

《呼蘭河傳》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使用了大量的北方方言和地方習俗，本文把《呼蘭河傳》里出現的方言和當地風俗進行了具體的分析。下面就是關於《呼蘭河傳》中，體現的地方語言做一系列分析。

(1) 祖母罵祖父是“死腦瓜骨”，罵我是“小死腦瓜骨”。

“死腦瓜骨”是純粹的北方方言，是“腦子不開通”的意思。蕭紅利用祖母罵的北方土話間接地介紹了凶狠的祖母之相。

(2) “那買麻花的人看了老太太很高興這麻花，于是就又說”是剛出鍋的，還熱忽着哩！”¹²⁾

“忽”是東北人常用的語氣詞，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忽”字是從蒙古語言里借用的虛詞。蕭紅引用賣麻花的話，就是想突出地說明賣者為了賣自己的麻花表現出的一種親密感。

(3) “有的大嬸一上手就百般的下不來神。”¹³⁾

“一上手”是北方人常用的方言，類似於“一着手”。意思與“一開始”相同。北方人的精神盛舉里，有一種信仰迷信的“跳大嬸”。蕭紅使用當地語言把“跳大嬸”的儀禮描述得淋漓盡致。

12)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一章 728頁。

13)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 736頁。

- (4) “還有些个遠親，平常一年也看不到，今天在這里看到了，哪能不打招呼。所以三姨二嬸子的，就在人多的地方大叫起來，大叫着說：‘他二舅母，你可多咱來的?’”¹⁴⁾

“多咱”是北方人常說的方言，是與“什麼時候”、“何時”的意思相同。蕭紅引用當地人平時打招呼時的用語，表明北方人的心是非常熱心腸的，讓人們從中可以體會到家鄉的溫馨。

- (5) “這還是比較好的，還有更不客氣的。一開口就說：‘小養漢老婆……你奶奶，一輩子家里頭沒受過誰的大聲小氣，今天來到戲台底下受你的管教來啦，你娘的……’”¹⁵⁾

“養漢”是從北方民俗諺語“男人好吃，准討飯，女人好吃，准養漢。”里取來的。“好吃”是“好吃懶做”的省語。這句話使用的地域在東北、華北，即挨着內蒙古地區的地方多用。這是因為借了蒙古語的譯音詞。“養漢”的意思是不正道，東北人常指做婚外戀情的女人。作品里蕭紅通過引用當地人的話，烘托了地方方言的通俗性。正像黃清玲所提的“蕭紅對文學語言的超常規運用，目的是為了突出文學之為文學的屬性。”¹⁶⁾ 似的有一種超常規的感覺。

- (6) “當地的縣官是很講仁義道德的。傳說他第五个姨太太，就是尼姑庵接來的。所以他始終相信尼姑決不會找和尚。自古就把尼姑列在和尙一起，其實是世人不查，人云亦云。”¹⁷⁾

“世人不查”里的“查”就是“察”。從“世人不察”中取出來的。原句是“世人不察有神明，人不報應天報應。”東北人習慣用這個“查”字來代替“察”。蕭紅引用當地流行的俗語，闡述了呼蘭人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思想里還依然存在着民俗

14)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 748頁。

15)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 748頁。

16) 黃清玲『美麗的詩魂—論蕭紅小說的問題文体美』邵陽學院學報，2006年8月 第5卷 第四期。

17)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 752頁。

信仰。雖然他們的生活過得都很艱苦，但靠精神上的信仰得到一種心理的安穩。

(7) “自己的儿子小，沒有媳婦指使着，看了別人還眼气。”¹⁸⁾

“眼气”原來是四川方言。現在已東北、山西、貴州、河南等地域里广泛使用。意思与“嫉妒”相同。可能是從“不順眼”開始演變的。而“不順眼”又是從“眼睛生气”來的。蕭紅利用當地婦女的話來反映了當地女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

(8) “我和祖父回到屋里，擺上小桌，祖父吃一碗飯米湯，澆白糖；我則不吃，我要吃燒包米；祖父領着我，到后園去，躺着露水去到包米叢中爲我擗一穗包米來”¹⁹⁾

“澆”是北方人經常借用“攪”的詞，也就是“攪和(huo)”的意思。蕭紅爲了烘托祖父的慈愛，用地道的，朴素的北方方言。表達了跟祖父在一起時的幸福感和溫暖感。蕭紅的童年有祖父的關懷，是她一生中最難忘的回憶。通過她祖父的慈祥動作，我們可以意識到蕭紅与祖父的感情是一一相連的。她的童年里充滿着蕭紅對她祖父的愛。“包米”也是北方方言。指的是“玉米”。除了“包米”以外，蕭紅還用很多地方名称，比如：馬鈴薯(土豆)，西紅柿(蕃茄)，倭瓜(南瓜)等等，這些都表現出蕭紅用地方言的意圖是在於表達真實感和朴素感。

(9) “我說，我也要去，我也要跟去看看，祖父百般地不肯。祖父說：‘咱們在家下壓拍子打小雀吃.....’”²⁰⁾

東北人把自己的家叫“家下”。“壓拍子”是裝一個拍子的意思。在中國北方

18)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四章 790頁。

19)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四章 794頁。

20)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五章 829頁。

冰天雪地里，小麻雀尋食最爲困難，人們爲了抓到麻雀，洒上谷粒，上面裝一個拍子，然後牽一根繩子到家里，等到小麻雀來吃食時拉繩撲捉小麻雀。蕭紅一邊使用地方方言一邊又以真實的描述來生動地展現了家鄉的生活面貌。

- (10) “有二伯說話的時候，把‘這個’說成‘介个’。‘那个人好。’，介个人坏。‘介个人人狼心狗肺。’，‘介个物不是物’，‘家雀也往身上落糞，介个年頭是啥年頭’”²¹⁾

北方人常常把“這個”說成“介个”。原來“介个”是天津方言，很早以前中國有過幾次北遷制度，不少天津人遷居東北，形成一種共同的方言。“啥”是純粹的北方官話，現在已普及到華北地區。蕭紅引用呼蘭人的對話形式，表面上看起來是很粗陋，很簡朴，但它揭示的是一個北方民族的普遍個性。

- (11) “我們家里的火爐太熱，把他的臉烤得通紅的了。他說：‘老太爺，我攤了点事……’”²²⁾

“攤点事”也可以說“攤上事”。是北方人常說的地方語。最早盛行於山東、河南地區。後來流傳到北方。指的是遇上了點意外的，不幸的事情。蕭紅引用馮歪嘴子的話，說明了當時的社會情景是很封建的，他們那里的人都認爲與外邊的女人同居是一種非常不體面的丑事。

- (12) “我越跑越快，好象不是我在跑，而象房子和大烟筒在跑似的。我自己玄乎得我跑得和風一般快。”²³⁾

“玄乎”是東北地方俗語。即“玄虛”的意思，一般東北方言里常常用‘乎’字來代替。蕭紅以她朴素的北方方言，描繪了北方人民的生活風光，刻畫出一幅幅北方人生活情景。在她的字里行間里體現出家鄉的親切感。她的寫作手法里，

21)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六章 835頁。

22)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七章 860頁。

23)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七章 863頁。

有一種獨特的鄉土氣息，這種帶地域文化的語言凝煉上，有着特殊的寫作技巧。

- (13) “但是人們願意看，男人也許特別胆子大，不害怕。女人却都是胆子小的多，都是乍着胆子看。”²⁴⁾

“乍着”是東北方言，東北人常把“壯着”說成“乍着”。蕭紅爲了刻畫呼蘭人的個性，用淳樸直率的語言，反映出北方人的剛直豪放的气質，闡述了家鄉的地域色彩。

以上是對《呼蘭河傳》的地域方言進行了分析，通過本文對地方方言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蕭紅使用的北方方言是很地道的，而且很朴素的。它反映的是二十世紀北中國的生活方式和面貌，蕭紅善于描摹世態，刻畫風習，時而附帶着方言，時而襯托着風俗習慣，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這是《呼蘭河傳》小說里充分體現出的發展。蕭紅以她朴素的北方方言，充滿激情地描繪了北方人民的生活風光，刻畫出一幅幅色彩鮮明的北方風俗畫和世態畫。她用一種朴素的敘述筆調，用生動的北方言語，簡潔有力地寫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生活畫面。這是蕭紅的寫作手法和語言的凝煉上，表現出的更高一會的成就。蕭紅的語言風格通俗易懂，帶有風土人情味兒，都是表明她所用的方言意圖在於表達真實，朴素感。而不追求作品的藝術精華。通過方言表示事物形象，用地方語言色彩體現着濃厚的東北文化底蘊。給人以親熟的感覺，東北人對此感到親切熟悉，南方人也感覺到新鮮有趣，同時也闊大了地域之間的語言文化交流，弘揚了地域特色，促進了文化融合。蕭紅爲了烘托地域文化，鏗而不舍地走進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密切地關注現實，深刻地反映生活，這一原則下，她把事物的名稱盡量用當地方言來表達，使文章和諧地融入東北特有的談諧、風趣、幽默的元素。這種簡潔、生動、富于地方色彩的語言與東北人豪放、直率的性格相吻合，形成了一個東北地區獨特的文化現象。

24)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七章 870頁。

二) 運用呼蘭地區風俗和宗教觀點烘托地域文化

蕭紅在《呼蘭河傳》作品中烘托地域文化時，使用大量方言的同時，也闡述了很多地方風俗習慣和宗教意識觀點。特別是在《呼蘭河傳》第二章里利用呼蘭地區流行的四個“精神盛舉”(跳大神，放河燈，唱野台子戲，娘娘廟大會)重點烘托了北方地域的生活方式，論述了鄉土民間的實質，揭示了鄉土民間文化形態和北方民族的理性精神。鄉土民間意識和精神盛舉是一一相連的。蕭紅正是利用這一點，把家鄉的地方風俗和故鄉人的精神世界貫穿起來，並對民間世界懷有由衷的讚美和認同的同時，又對愚昧、封建的民間信仰感到惋惜和惆悵。本文利用蕭紅闡述的呼蘭地區風俗和宗教觀點，重點探討呼蘭地區里形成的地域文化。下面就是呼蘭地區第一個“精神盛舉”——跳大神兒的情景舉例和分析：

“大神是會治病的，她穿着奇怪的衣裳，……開初，她并不打鼓，只是一圍起那紅花裙子就哆嗦。從頭到腳，無處不哆嗦，哆嗦了一陣之後，又開始打顫。……每一打顫，就裝出來要倒的樣子。……大神的旁邊，還有一個二神，當二神的都是男人。他并不昏亂，他是清晰如常的，……大神拿了這鼓，站起來就亂跳，……大神問他什麼，二神就回答什麼。……亂罵一陣，說這病人，不出今夜就必得死的，死了之後，還會游魂不散，家族、親戚、鄉里都要招災的。……這時嚇得那請神的人家趕快燒香點酒，……若再不行，就得殺雞，若鬧到了殺雞這個階段，就多半不能再鬧了。因為再鬧就沒有什麼想頭了。”²⁵⁾

跳大神是來源於東北遼源地區的薩滿巫教文化，是一種活人與死人邪祟溝通的迷信活動，也是薩滿教最基本的宗教儀式。蕭紅把‘跳大神兒’的每一個細膩的場面，描繪得形象逼真，真實地反映出生活在呼蘭人的精神面貌。雖然這種舊時的風俗對當地人來說是有精神上的盛舉，但這種封建儀禮畢竟是迷信的信仰活動，它長期束縛了北方民族的思想意識，逐步形成了麻木的、愚昧的人。

25)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 735~736頁。

下面是小团圆媳妇被跳大神遭遇的场景：

“她本來是十二歲，却長得十五六歲那麼高，所以一時看熱鬧的姑娘媳婦們，看了她，都難為情起來。很快地小團圓媳婦就被抬進大缸里去。大缸里滿是熱水，是滾熱的熱水。她在大缸里邊，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邊站着三四個人從缸里攪起熱水來往她的頭上澆。”²⁶⁾

這個年輕的團圓媳婦只是因為不像“正常人”而被跳大神的儀禮奪走了生命。當地的居民也睜着大眼睛看小團圓媳婦的掙扎和死亡的過程。蕭紅通過小團圓媳婦被‘跳大神兒’糟蹋的場景描寫，暴露了封建儀式的麻木思想和愚昧土壤的地域民族性。

呼蘭地區的第二个“精神盛舉”是放河燈。每逢七月十五日，在呼蘭河岸上看河燈的人山人海。這種風俗，據說是為了讓那些冤魂怨鬼們托燈投生。這一天若是有個死鬼托着一盞河燈，就能托生。大概從陰間到陽間的這一條路，非常黑，若沒有燈是看不見路的。所以放燈這件事是件善事。蕭紅利用這種傳說，表達了呼蘭人的精神面貌。

下面就是呼蘭河畔上放河燈的場景：

“呼蘭河上放河燈了。河燈有白菜燈、西瓜燈、還有蓮花燈。和尚、道士吹着笙、管、笛、簫，穿着拼金大紅緞子的褙衫。在河沿上打起場子來在做道場。那樂器的聲音離開河沿二里路就听到了。一到了黃昏，天還沒有完全黑下來，奔着去看河燈的人就絡繹不絕了。小街大巷，哪怕終年不出門的人，也要隨着人群奔到河沿去。先到了河沿的就蹲在那里。沿着河岸蹲滿了人，可是從大街小巷往外出發的人仍是不絕，瞎子、瘸子都來看河燈，把街道跑得冒了煙了。姑娘、媳婦，三個一群，兩個一伙，一出了大門，不用問，到哪里去。就都是看河燈去。”²⁷⁾

放河燈是一件規模較大的宗教信仰活動，也是呼蘭地區里流傳的舊俗。每當放河燈的時候，呼蘭的男女老少都出來湊和熱鬧，蕭紅用真摯的筆調詳細地

26)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五章 823~824頁。

27)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 737~738頁。

介紹了呼蘭的河燈儀式場景。并從中再一次揭示出呼蘭地區弥漫的封建迷信活動。

呼蘭地區的第三个“精神支柱”是唱野台子戲。野台子戲也是一种呼蘭地區傳統的迷信宗教活動。人們爲了祝愿丰收，防干旱，他們用唱台子戲來謝龍王賜予的恩惠，并有旱災時請求得雨。

下面就是野台子戲的場景：

“野台子戲也是在河邊唱的，也是秋天。比方這一年秋收好，就要唱一台子戲，感謝天地。若是夏天大旱，人們戴起柳條圈來求雨。求雨的人不能穿鞋，龍王爺可怜他們在太陽下邊把腳燙得很痛，就因此下了雨了。……一唱就是三天。在河岸的沙灘上搭起台子來。……只搭戲台就搭三五天”²⁸⁾

看野台子戲的觀眾們也跟着喜气洋洋。家家戶戶殺雞買酒，熱鬧得不得了。一到唱野台子戲時，呼蘭地區的男女老少都到河邊去盡情地渡過他們的野外生活。

下面就是關於描述看野台子戲的觀眾：

“每个回娘家看戲的姑娘，都零碎的帶來一大批東西。送父母的，送兒嫂的，送姪女的，送三親六故的。帶了東西最多的，……那就是誰的人情最周到。……等野台子唱完，拆了台子的時候，家家戶戶才慢慢的傳誦。……戲台下敲鑼打鼓震天地響。那唱戲的人，也似乎怕遠處的人聽不見，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嚨也壓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記了是在看戲，都在那里說長道短，男男女女的談起家常來。還有些个遠親，平常一年也看不到，今天在這里看到了，哪能不打招呼。”²⁹⁾

戲場下接姑娘喚女婿的、看親戚的、會朋友的、吵架、調情的、看熱鬧的、都混到一起，熱鬧非凡。戲不一定要看，戲場是一定要去。蕭紅把呼蘭地區的熱鬧景象和風土人情描述得活靈活現，這樣一幅世俗風情圖就活生生地呈

28)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 744~748頁。

29)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 747~748頁。

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盡情地去想象，并勾畫出當時熱鬧的景象。

呼蘭地區的最后一個“精神支柱”是娘娘廟大會。呼蘭人每到四月十八就燒香磕頭祭鬼。這也是為鬼而舉行的迷信活動。下面描述的就是娘娘廟大會的場景：

“四月十八娘娘廟大會，這也是為了着神鬼。而不是為着人的。這廟會的土名叫做‘逛廟’，也是也是無分男女老幼都來逛的，但其中女子最多。……娘娘廟里比較清靜，泥像也有一些，以女子為多，多半都沒有橫眉豎眼，近乎普通人，使人走進了大殿不必害怕。不用說是娘娘了，那自然是很好的溫順的女性。……可是進了老爺廟有的嚇得大哭，就連壯年的男人進去也要肅然起敬，好像說雖然他在壯年，那泥像若走過來和他打打，他也決打不過那泥像的。所以在老爺廟上磕頭的人，心里比較虔誠。”³⁰⁾

廟會上，娘娘廟里女人的泥相朔得很溫順，蕭紅的解釋里說“原來是常常被挨打的緣故”。而進老爺廟里却正好相反，男人的泥相凶得可怕。可見，呼蘭地區里的人覺得男人打女人是“天理應該”，“神鬼齊一”。蕭紅描述娘娘廟大會時，用淡淡的語言和深沉的語調揭露了當時呼蘭地區蔓延的男尊女卑的社會現象。

通過分析上述四大“精神盛舉”的地域風俗，我們可以体会到二十世紀初北中國的生活圖景和形形色色的地方風習。風俗是一個民族的象征，也是一種地域文化傳統的具体表現，如果作家把這種風俗擷取到文學作品中來，并根据內容加以形象地描繪，就會構成萬紫千紅的風俗畫面。這種風土畫面對強調地方色彩的加強有着不可忽視的意義。

由此可見，呼蘭的民俗活動提醒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它始終表現出濃厚的地域特性，雖然經過慢長的歷史變遷，經受過許許多多的外部文化的影響，但它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本色。蕭紅也抓住了這一點，把這些地域文化充分地融入到作品中，抒發出她對家鄉的愛戀之情。并同時也揭露出被當時的封建禮教所污染的社會狀況。

因為她生長在呼蘭，當然很熟悉當地的民俗，就很自然地把朴素平易的方

30)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 751~752頁。

言原汁原液地搬進了文學作品。使文章達到一種自然和諧的美。蕭紅在作品里用地方方言和風俗烘托當地的地域文化是很值得贊賞的。蕭紅抓住呼蘭地區的獨特文化，表明了她對家鄉的眷戀、惋惜、惆悵等複雜的感情。這種藝術特色，在她作品中固然表現的酣暢淋漓。呈現着獨特的地域文化和民俗色彩。

四、地域文化對蕭紅創作《呼蘭河傳》所起的效果

一) 地域文化可以帶來家鄉的溫暖

蕭紅的故鄉呼蘭城位於黑龍江省松花江以北二十三公里處，與哈爾濱市遙遙相望。南北長約二百五十公里，東南廣七百余公里。是一個規模很小的都市。《呼蘭河傳》里也詳細地介紹了呼蘭城的面貌。“呼蘭這個小城雖然只有兩條大街。十字街上有着飾店、布店、油鹽店、菜店、藥店，也有拔牙的洋醫生。……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還有兩條街，一條叫做東二道街，一條叫西二道街。”³¹⁾ 雖然地居邊陲的呼蘭小城並不怎樣繁華，是一座極為普通的小城鎮，但這裡有着蕭紅一生中最難忘的童年記憶。一九四二年，蕭紅創作《呼蘭河傳》時，正是她的人生中最艱苦的時期，這使遠在香港的蕭紅更加懷念自己的故鄉和童年。多年的漂泊，使她渴望能夠有一個安逸舒適的平靜生活。因此童年時的家鄉也就成了她靈魂的寄寓之地。所以在蕭紅的記憶當中對呼蘭城別有一種溫馨的感覺。特別是她家的後花園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樂園，在這裡蕭紅的童年過得快活。她跟着祖父在後花園里，摘黃瓜、捕蜻蜓、捉綠螞蚱，玩累了，就在園子里睡覺。當然她的記憶里，熱鬧的小城鎮、快樂的後花園、還有慈愛的祖父是最有印象的。這種對家鄉的記憶，表達了蕭紅對於想回歸童年而又不可能回到的哀傷之情。所以《呼蘭河傳》的創作與蕭紅的美好回憶以及對家鄉的關愛是分不開的。她的字里行間里充滿了對於童年的追憶和東北小鎮

31) 蕭紅，《呼蘭河傳》，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第一章 725頁。

家鄉的懷戀。通過她的回憶，我們可以意識到蕭紅與呼蘭河畔村庄的感情是一一相連的。因為蕭紅創作《呼蘭河傳》的時期是最孤獨，最痛苦的年代。當時她多年漂泊，渴望一個安定的平靜生活。於是童年時的家鄉也就形成了她靈魂的寄寓之處。所以蕭紅的一生中，童年的記憶沉淀在她的生命當中，渴望感受家鄉的溫暖，憧憬和追求家庭的溫馨。於是形成了以回憶體為題材的蕭紅式的鄉土作品。

二) 地域文化可以反映當地的風土人情

呼蘭城的社會情況比較複雜，因為這座北方城市里居住着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所以他們的語言和風俗長期與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互相融和，參雜留下了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雖然蕭紅的家不是呼蘭的老戶，可是她家的生活方式也完全融合在當地的地方習俗。蕭紅又是呼蘭人，她使用的方言理所當然也含東北的豪放、朴素的气質。蕭紅的語言風格之所以淳樸直率，剛直豪放，都是因受到地域影響而形成的。正像管曉莉說的那樣“蕭紅對東北文化的表現是以北方兒女的視角表現東北文化，按着原來面貌借助文字的方式留存失去土地的文化。”³²⁾ 蕭紅怀着對故鄉的眷戀之情，把呼蘭的風土人情描繪得生動活潑，她的字里行間里反映北方民族的生活面貌和奇異的鄉村場風俗。比如《呼蘭河傳》第二章里的四大“精神盛舉”中，生動地展開家鄉的風土人情。特別是回憶七月十五盂蘭會和夏季演的野台子時，對家鄉的風俗描述得活靈活現，放河燈的時候，家鄉人男女老少都聚到呼蘭河岸上熱熱鬧鬧地放河燈，哪怕終年不出門的人也要隨着人群奔到河沿上湊和熱鬧。還有開野台子戲的時候，出嫁的女兒也回娘家看戲，接姑娘的、看親戚的、會朋友的、都聚到河沿上借着看戲，盡情地渡過他們的暇日。這是一種體現在特定地域風土人情的描繪上，表現出蕭紅對家鄉的眷戀之情。展示給讀者跳動着時代脈搏的生活內容，

32) 管曉莉 『以文字為失去的土地招魂—蕭紅之于東北作家群的意義』綏化學院報，第26卷 第2期 2006年4月 82頁。

并揭示二十世紀初北中國的鄉村生活本色。這種用地域文化反映當地風土人情的藝術表現，對繼承和發展鄉土文化起積極的作用。

三) 利用蕭紅的鄉土作品探討呼蘭的各種社會領域

八十年代開始，因美國的漢學家葛浩文把蕭紅的作品放到中國現代文學的行列進行評述，引起文學界的矚目，并對她的作品紛紛做起重新評價。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僅研究她的鄉土作品就達八十多篇。隨着時代的變遷，利用她的鄉土作品探討各種社會領域的人也越來越多，并選取各自的契入點，用多樣化的角度，接近各種社會領域，比如：利用《呼蘭河傳》作品來研究呼蘭的地方語言、地理環境、地方風俗等等。

目前，在文藝藝術界上，也重視到蕭紅的鄉土作品，2014年10月，許鞍華導演利用她的體驗型鄉土小說做為電影劇本，拍攝了最初的以東北地區作為題材的故事片——《黃金時代》。電影的主角由湯唯，馮紹峰，王志文，朱亞文等著名的演員拍攝，并獲得第3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

由此可見，蕭紅的鄉土作品在各種學術界上具有較高的價值，利用它我們不僅可以研究到北中國的生活變遷和地域文化方面，而且在探討各種社會領域方面也可以運用。

五、結語

從八十年代起，中國各界文人紛紛研究蕭紅的作品。僅公開出版關於《呼蘭河傳》的論文就達到十多篇。研究者共同認為蕭紅的《呼蘭河傳》里有一種和諧的美感。這種和諧的美，來自于她使用的地方語言和地域風俗。現代人追求自然的美感，他們不喜歡空虛含糊的文學，而蕭紅的《呼蘭河傳》正是滿足了這一點。蕭紅以自己經受的經驗，用細微的筆觸，深入到語言所不能抵達的

隱密之處去勾畫出故事的情節是很值得贊賞的。本文通過她闡述的地域色彩，針對地方方言和風俗，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通過本文的研究證明，《呼蘭河傳》是一部真實地反映域文化的鄉土作品，它受到以魯迅為主流的現代鄉土文學的影響，再加上與東北作家群里盛行的含地方色彩的鄉土作品相結合，創作了“蕭紅式”的鄉土作品。他的作品坦白不掩飾，不誇張，赤裸地揭示了二十世紀初的呼蘭地區生活面貌，雖有一點粗俗的印象，但總體還是很和諧的。語言的超脫，融諧的方言，時而混用地方方言，時而摻雜地方風俗，使文章達到自然美感。蕭紅運用通俗的方言和民間風俗，傳達了她熱愛家鄉，熱愛農民的內心世界。蕭紅把自己對生命的體驗與感悟都融入到一篇篇的作品里。透過渾朴簡婉的筆調，烘視出北方特色的鄉土氣息。茅盾也曾在序言中評論到“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景畫，一串淒婉的歌謠。”³³⁾蕭紅從小生活在遼闊的北方，而且與社會的底層勞動人民有着深入的接觸和心靈上的溝通，使她的字里行間里充滿着色彩鮮艷地域文化。這與當時二十世紀初、中期流行的鄉土文化基本上是一脈相同的。

隨着歲月的流逝，人們并不能沖淡對蕭紅這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的懷念。真正的藝術作品，其魅力是永不衰滅的。

33) 蕭紅，《呼蘭河轉》，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序言，1991年，704頁。

參考文獻

1. 網上資料

- (1) 百度, 『東北方言的特点及流行特色』,
<http://www.docin.com/p-378132157.html>, 2015年3月.
- (2) 网友諮詢, 『東北話的起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c87b260100hi2w.html, 2010年3月.
- (3) 百度, 『讀呼蘭河傳有感』, <http://tongxiehui.net/by/6493.html>, 2014年8月.

2. 單行本

- (1) 蕭紅, 『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 1991年.
- (2) 杜一白口 張毓茂 『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 海風文業出版社, 中華民國79年.
- (3) 蕭紅, 『呼蘭河傳』, 聯合文學出版社, 1976年.
- (4) 蕭紅,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年.
- (5) 蕭紅, 『家族以外的人』, 哈爾濱出版社, 1991年.
- (6) 鐵鋒, 『蕭紅傳』, 北方文藝出版社, 1993年.
- (7) 蕭紅, 『回憶魯迅先生』哈爾濱出版社, 1991年.

3. 論文

- (1) 袁梅, 『孤獨的靈魂, 悲憫的情懷-也談蕭紅』, 廣西師範學院 重慶交通學院報(社科版)2006年6月 第6卷 第2期.
- (2) 包天亮, 『論蕭紅小說《呼蘭河傳》中的民俗描寫』, 安徽文學(下半月), 2006年 11期.
- (3) 矛盾, 『呼蘭河傳-序』, 收入《蕭紅全集》哈爾濱出版社, 1990年.
- (4) 党永芬、阿進泉, 『不拘格套獨抒性靈-論蕭紅小說的文体風格』, 青海社會

科學出版社, 2007年 第1期.

- (5) 李明茲, 『何人繪得蕭紅影, 望斷青天一縷霞』-談蕭紅与呼蘭河傳』台湾中山女高圖書館, 2000年五月.
- (6) 高芳艷, 『寂寞情節与蕭紅的生活和創作』, 吉林農業科技學院學報, 第15卷第1期, 2006年3月.
- (7) 管曉莉, 『以文字爲失去的土地招魂-蕭紅之于東北作家群的意義』, 綏化學院, 第26卷 第2期 2006年4月.
- (8) 黃清玲, 『美麗的詩魂-論蕭紅小說的文体美』, 邵陽學院報, 2006年 8月 第5卷 第4期.
- (9) 熊立, 『往事直待追憶-論呼3蘭河傳創作的顯在動机』, 伊犁教育學院報, 第19卷 第2期, 2006年7月.
- (10) 柴俊麗, 『論蕭紅的小說《呼蘭河傳》』, 北京化工大學文法院社科部, 唐山學院報, 第19卷 第2期 2006年六月.
- (11) 陳瑤, 『《呼蘭河傳》胡家大媳婦人物形象分析』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出版, 2015年8月.
- (12) 鄭來, 『《呼蘭河傳》在回望中抒寫生命的本真』, 平頂山學院, 語言學刊(高教版), 2006年 第5期.
- (13) 周錦, 『論《呼蘭河傳》』, 成文出版社, 中華民國 69年7月.
- (14) 閻秋紅, 『現代東北文學与薩滿教文化』, 學術論壇 2006年 第五期.
- (15) 王小妮, 『《人鳥低飛》-蕭紅流离的一生』, 女性人物出版社, 1990年.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Hu Lan He Zhuan's Literary Works
-- Focused on Regional language and Regional Custom

Kim, Soon-kum

Xiao Hong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emale writers in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Since young, she had experienced all kinds of hardships in the northern wilderness where northerly wind severely blows. Therefore, the climatic features well match the pitches and tempos of her literary works and clearly characterize the local colors she reflected in her works. That is, she described the transitions of the local colors of her native place in a pure and familiar northern dialect. Every phrase of her works vividly embrace the ideas and lifestyle of the northern residents people. Therefore, Xiao Hong's works not only draw a keen attention from the novel circle but also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research of the northern dialects. One of her major works 'Hu Lan He Zhuan' depicts th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atives' lively life in the northern dialect. Even it seems that she reflected the life consciousness and mental world of the northern people in the literary work. Xiao Hong described the aspects of the small town and the living scenes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northern border region. The reason why her novels have become recognized and acknowledged as unique works in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s that she described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a plenty of the northern dialects and regional customs. In her 'Hu Lan He Zhuan', Xiao Hong intentionally used the norther dialects for words that could have been written in standard language to convey to readers the taste of the northern rural area. Amazement is more magnified for the fact that she died very young, at 31. Since 'Hu Lan He Zhuan' is about daily routines the local people did, there is nothing particular to invite readers to fantasy or rapture, but readers love to read and enjoy her works. It is because she has her unique local color in her literary works. In pure and simple northern dialect, she jotted down the happenings of a small village in a good orderly manner and lively depicted messy rural lives. She

used a local dialect in her novels neither because we wanted to draw a separating line between regions, or because she wanted to stress a language and custom with a certain ethnic sense. It demonstrates her success in creating simple and lively effect in her sentences by pursuing reality and nature.

Key words : Chines Northeast Dialect, Chines Regional Culture, 'Hu Lan He Zhuan', the Local Color of Xiao Hong's Literary Works

투 고 일 : 2016. 1. 10. / 심 사 일 : 2016. 1. 15.~ 2016. 2.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6. 2. 16.